



○
黃氏日抄九十七卷

宋乾淳中慈溪黃震東發著葉盛水東日記曰一之三
十三。讀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周禮
三傳孔氏書三十四之四十五。讀周程張朱南軒東萊
勉齋龜山上蔡和靖橫浦象山復齋溫公元城上蔡延
平徂徠安定諸儒書四十六之五十。讀史記漢書三
志南北史唐書五代史宋名臣言行錄五十一之五十
四。讀蘇子古史汲冢書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
春秋世紀春秋左傳東萊大事記諸絕雜史五十五之
五十八。讀老子莊子荀子揚子文中子曾子子華子管
子列子墨子文子元倉子關尹子鷓冠子鬻子商子韓

非子鄧析子真子公孫龍子尹文子淮南子抱朴子劉
子聳隅子化書子家子呂氏春秋素書新語賈誼新書
新序說苑春秋繁露論衡申鑿乾坤鑿度易緯稽覽圖
易通卦驗參同契古三墳書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
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陰符經五十九之六十八讀韓
柳歐陽東坡南豐荆公涪翁浮溪石湖水心諸家文集
六十九至終卷則其所自著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
書記序題跋啓祝文祭文行狀墓誌銘其爲言一主濂
洛關閩之說多所發明蓋巋然一正學老儒也又有古
今紀要十九卷起三皇終宋神宗君臣事畧當與曾先
之史畧竝傳最便於篋衍行李及初學之士惜乎有未

精詳處其亦未成之書歟

賀醫閻先生欽嘗言黃氏東發質實少智之人言多
糊塗又曰黃氏謂臯陶以司刑而子孫無聞不得與
禹稷契比韓信以司兵而宗族夷滅不得與蕭曹張
良比真淺陋繆言也臯陶得道統之正傳者尚謂其
以司刑禍其子孫不知何等人可司刑而福其後也
韓信以謀反誅乃以之比臯陶何其繆邪至蕭曹張
三子之後爲異端之徒篡弒之賊皆爲其祖宗之榮
又何卑邪

○經鋤堂雜誌八卷

東歸安倪思正父著。明潘大復序曰：夫吾人立身寓內，欲表表自見者，舍功業文章何居焉？垂紳正笏之士，率譚功業而視筆墨為敝帚；度冠長衣之士，率譚文章而薄薦紳為塵飯。此皆見其偏，不觀其全者也。吾竊以臧獲之亡羊而例視之矣。求之於古，工文章者如牛毛，而以文章兼功業者，若兔角然。寥寥乎其不多見也。他姑不暇其論，即以吾湖言之。湖中多丹山洞府、金砂銀石，故石屋祖師隱于霞霧，葛稚川隱于菁山，范蠡計然隱于大遮，以謀霸業，遂號為計籌山。至今存焉。若顏、蘇兩君，俱願為此州刺史。歐陽公所謂江外饒佳郡，吳興天

下稀者。夫亦道其地之靈也哉。以故文章家代不乏人。今世詩宗沈約孟郊。畫宗子昂^叔。檄明徐賁。瀟灑推桑苧翁。皆彬彬文彩。而胸中邱壑縱橫萬狀。非若他郡章句之學人趨之而人步之者也。而責諸人於鑪鼎之業。太常之勳。則或起之九原而無以應我矣。乃於宋得一人焉。倪文節公是已。觀其經鉅堂一書。論朝事。則有忠臣愛君之心。論家政。則有君陳考友之念。論山川。則有遺世獨立之志。論世味。則有濠鑑人倫之明。繁而不亂。約而有規。其辭爽以勁。其氣簡而舒。信文章之大家。繡虎之長技也。是書也。蓋得吾之友陳仲醇云。仲醇博雅有書癖。上自經史。下至裨官。靡不旁搜遠採。最愛是書。余

讀禮毘山中。即柳惲讀書處也。偶放舟訪仲醇於嘉禾。仲醇出是編授余曰。是且未有梓。公湖人。宜為湖梓之。余持之歸。反覆讀。不忍釋手。每讀一段。則飲醇醪一盃。咽之。欣欣然自得也。既喜文節之文章。欲觀文節之行誼。而稽之往蹟。則文節官宋之學士。風操凜凜。為一代偉人。若傳記所載者。讀之猶有生色。當時忌文節甚衆。而如石中流。無所倚。聲聞愈藉藉震人耳矣。豈非文章功業並茂者耶。遂以其書携至京師。拜命雍陽。政事之暇。取而卒業。益沾沾自喜。謂我非仲醇。安得是書。而字多差訛。亥丞相接。適張文學自揚文山中。走潞水上。謁余。文學胸次富有。墳典邱索。乃以是書授之。校焉。凡

旬旬而羽化者全蠹食者完矣。又三旬而剗剗告成。殺青斯竟矣。余覽其喟然歎曰。士患無文章功業耳。何患不傳。自有此書以來。凡幾百年矣。而流徙不忘。則人必有仰其功業文章而不欲忘之者。至于今。則仲醇仰之而授之予。予仰之而付之梓。張文學仰之而校以成。仲醇與予不佞之志。安知後之仰之者。不如今日子。而是書終千古不忘矣。書既成冊。移書兩兒子曰。為我藏毘山中。蓋山必有所托而名焉。故霞霧以石屋名。菁山以稚川名。計籌山以越中兩大夫名。是山也。安知不以藏書名乎。然予之景仰于文節。固不徒以文章也。儻後之人。止以文章觀之。是魚鳥之覩毛嬙。已失其真者已。是

為之序。時萬歷庚子仲春花旦。吳興居實子潘大復書于雍陽官署。

七十二子粹言二卷

宋安吉朱南功元勛纂明吳都穆跋曰是書士大夫家
往往見其錄本惜乎不著纂者氏名近予友盧師邵爲
之校正而吳江崔深靜伯壽之于梓按洪氏夷堅志云
朱南功字元勛湖州安吉人嗜書博覽強記淳熙中終
福州助教平生手鈔諸子摘奇會粹名曰諸子粹言始
知是書元勛纂也因識之俾讀者得有考焉弘治壬戌
九月前進士姑蘇都穆

姚氏校注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

宋紹興中剡川姚宏伯聲著自序曰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卷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二十二卷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甚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得失余頃于會稽得孫元忠所校于其族子懋殊為踈畧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

錢劉諸公所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
壘。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
用此字。殊所不解。竇革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壘字。
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壘乃古地字。又壘
字。見亢倉子鶚冠子。或有自來。至于惠字。亦豈出于古
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
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
似非元書也。括蒼所輯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
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集九十餘條。其事
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于全
書。可以。是証。悉注于旁。辨灤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

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
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
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蘓秦謂元戎以鐵為
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
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畧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
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之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
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于世者無幾。而
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
為無補。尚覬博采。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
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元吳師道曰。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

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于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樸劉敞語。其自序曰。嘗得本于孫樸之子慤。樸元祐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蘓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蒼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于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解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炫于浮文。徃徃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

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皆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庶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

會稽姚寬後序曰。右戰國策。隋經籍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京兆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

曾經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蘓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是。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壘。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壘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壘乃古地字。又壘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于忠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

一事甚異。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城盡血。呂不韋言。調周君。馬犯。譚。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譚。周君。馬犯。譚。王。云。王病。廣韻。心。事。晉。有。馱。夫。芬。安。陵。音。雅。門。中。切。大。夫。藍。諸。也。晉。有。亥。王。趙。有。大。夫。康。賈。音。葦。訓。玉。篇。一。事。驥。仰。而。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音。葦。訓。玉。篇。一。事。驥。仰。而。也。太平御覽二事。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王。趙。武。靈。志。之。元。和。姓。纂。一。事。引。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王。趙。武。靈。陵。夢。處。女。鼓。琴。平。原。君。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山。門。注。登。者。注。云。壁。學。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山。門。注。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好。為。士。勇。藝。文。類。集。一。事。為。楚。八。合。從。一。元。戎。十。以。鐵。為。矢。長。北。堂。書。鈔。一。事。楚。加。歸。鴈。之。上。春。徐。廣。注。史。記。一。事。韓。非。子。說。秦。求。救。成。張。守。節。正。義。一。事。有。石。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之。羅。尚。利。于。守。不。利。于。戰。

李善注文選一事。注云：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其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吳師道曰：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注本者。又皆與宏序同，特疎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按馬氏通考只載鮑注，而姚伯威兄弟不與，豈當時鮑本盛行，而姚書尚未顯耶？非吳正傳為之表揚則

是書幾湮沒矣。君子所以悲覆瓿也。

吳氏戰國策校注

元國子博士東陽吳師道正傳著自序曰。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畧。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殷。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畧。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因悉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學莫善于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

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
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
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此事次辭。當有明徵。其不可定
知。關焉可也。豈必強為附會乎。又其所引書止于淮南
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
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
亦莫考。淺陋如此。其致誤固宜。願乃極詆高氏。以陳賈
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
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
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
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

盟白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
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
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
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
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蘓代
之訛。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羣。蔡澤為明哲保身。聶
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齊幾瑟為義
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
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
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樸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
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

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以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弃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邪說。皆吾道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皆知其不

可為。然後以禁邪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雅大儒必斥。愚何擇于鮑氏哉。特寡學謬聞。謬誤恐復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奉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浚儀陳祖仁序曰。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游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

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于僉憲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後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于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遊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訾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

夫不能有其家。而蕪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劉向校定後。又校于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女于專。時有議論。非悉于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于是書校之。如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于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為之序。至正十五年。

吳氏戰國策正誤十一卷

元吳正傳師道著吳臨川序畧曰戰國策十一卷凡言

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注最為踈畧近世

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

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寢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

義曾不一全南北之方言亦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

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

不可通則不若誘之踈畧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

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有著

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參伍錯

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訛闕而是正之

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

夷堅志刪要五十一卷

宋洪邁景盧著。明田汝成曰。夷堅之名。昉于莊子。其言大鵬寥濶而無當。故託微于夷堅之志。所謂寓言十九者。此其首也。有宋洪公景盧。仍其名而為之志。雜采古今陰騭冥報。可喜可愕之事。為四百二十卷。史氏稱其博極載籍。而裨官虞初。靡不涉躡。信哉。今行于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複。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帙也。或謂邪怪之事。孔子不語。而勒之琬琰。不亦謬乎。其用心乎。予則謂宙之大事。出于億料之外者。徃徃有之。若姜嫄之孕。傅巖之夢。獨非大神大怪者哉。而垂之六經。非漫誣以資談詭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

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駭人也。苟殃可以懲凶人，祥可以憑吉士，則雖神且怪，又何廢于語焉？何也？蓋治亂之軸，不握于人，則握于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于是乎爵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形書。人亂則天治之，于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資，基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彛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為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為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欲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沉汨，不憊之以天形，而喻之以風賦，則覲覲者何觀焉？故知忠

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弭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墻相從者慙矣。其他賑飢拯溺，扶顛擁孺，與夫醫卜、技仙釋旁流，凡所登錄，皆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為冗籍也。景盧以文學世家，而其父皓仗節使虜，不辱其身。三子述之，伯仲競朗，咸歷清貫，名震一時。史氏以為忠義之報，則夷堅所志，豈種種矯誣者哉？洪君子美者，景盧之遙胄也。為太保襄惠公之元孫，秀雅而文，刻是書而傳之。庶幾乎不墮手澤之遺者。後昆繩繩，則洪氏之食報，猶未艾也。

按馬氏通考載洪景盧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

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凡四百二十卷又載陳氏說極言輕信妄人言怪之非此書只五十一卷不知何人所刪且為之分類想其子孫厭其繁複削妄存真故卷帙不過如此又得田氏發明纂述之意有關勸懲不小故入續考中初非重出也

西齋話記一卷

見煥斗集

宋汝陽祖士衡平叔著家集云公諱士衡字平叔侍郎第四子十八歲殿試狀元及第因有官移為第二人是時試清明象天賦明徵定保詩盛德大業論祥符九年也尚書李宗納之壻後娶太師向文簡敏中之孫女唱名日文簡在殿上拜謝歷秘書省校書郎戶吏二部郎中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右司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文簡薨恩及外族例加一官特授起居舍人晏殊行制詞有告存焉錄之于後天禧四年八月除知制誥乾興元年七月出知吉州任滿歸京天聖中奉勅撰向文簡神道碑銘卒享年三十六有西齋話記一

冊。姪孫德恭任資州太守。嘗題跋云。每覽叔祖話記。乃見編次有序。記述甚詳。其間告戒亦有深意。使人讀之。當銘佩其言。不可遺也。書于資中郡舍坐嘯堂。時建炎二年八月初四日也。其餘所作之文。頃遭兵革散失。而僅存一二。今編而次之。略見其大槩云。

共三十五事。殊不如德恭所云。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宋臨川吳曾虎臣纂豫章京鏜序曰。吏部吳公會虎臣。以胷中萬卷之書。遊戲筆端。裒為此集。往時仇家摘其中有一二不合載事。謂非所宜言。遂闕不傳。然狐裘而羔袖。袖則羔矣。其如裘之美何。今削其不合載者。而存其所不當廢者。刻諸成都郡齋。既以廣好事之傳。且以誌公之博也。紹熙改元十一月朔。豫章京鏜仲遠書。

男復後序曰。家君年十有五。隨伯父入上庠。間關險阻。復歸隱。撫之崇仁。耕牧蘿山之陽。且十年矣。屬以所著。被遇上知。獲齒仕版。久之不得調。紹興癸酉。始自教局。改右寺奉郎。主奉常簿。入玉牒。所為檢討官。未幾以祖

母憂去職。既免喪。自放於舊隱間。謂復曰。余自少至壯。奔走四方。從賢士大夫遊。所得多矣。因循不省。既老且死。則無以傳也。俾復執筆記之。凡二千餘條。以類相從。疏爲十八卷。號能改齋漫錄。用藏於家。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男復謹序。

在園雜誌四卷

皇朝遼海劉廷璣玉衡著。云亭山人孔尚任序。畧曰。近代談部說家有櫟園書影。鈍翁說鈴。西陂筠廊。偶筆。晦庵良齋。雜說。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話。諸種短則微言雋永。長則駢辭瞻麗。皆竊義於晉唐之殘編。固有所本也。予欲彙成稗海。爲萬年太平頭白汗青之助。但削牘浩繁。疲精費日。久縈於懷。亦非細事矣。今遊淮南。又讀在園雜誌。或紀官制。或載人物。或訓雅釋疑。或考古博物。卽夷堅諾臯。幻誕談諧之事。莫不游衍筆端。核而典暢。而韻有似宋人蘇黃小品。蓋晉唐之後。又一機軸也。

自序曰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呶唔。其於五車二酉。未能
寓目。及壯。以門廕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
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
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於
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
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啓與孫輩。指說。客
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
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祕奧。其次亦有所託。以
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
人言之詳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
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

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昭代之
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卽日用尋
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於神奇怪誕。雖驚人魄。
實解人頤。不同於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
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
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強付剞劂。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
康熙乙未

螺江日記叙卷

皇朝蕭山張文蘊風林又字樹聲著建安鄭天錦有章
序曰錦少讀西河毛氏集即心慕風林先生名入蜀八
年始申拜謁已乃時時親炙因得盡讀其書先生命屬
一言錦逡巡不敢應會將入都行有日矣復謹諉再三
不得已書所見以復曰錦聞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不顯
則道不明物采容儀形名度数皆文也當春秋時去古
未遠人敦實學其名卿大夫徃徃講求訓典究極精微
下至形鹽折俎之類庖人膳宰所專司者靡不極辨於
朝而條析其原委蓋道無鉅細一名一器莫非聖人精
意之所存即不容聽其鹵莽而不治也後世儒者學不

逮古人數典則膠於名象。談理則遁於窈杳。彼此交譏。迄無一是。區文與道而二之。而聖人之精意隱矣。先生詁大學。確遵古本。立道爲的。揭知本爲宗。使千古不傳之緒言。燦然復明。誠足正俗學支離之謬。末篇於窮理讀書。三致意焉。而此六經注我者。於秦人之一炬。則又爲高明之士。針其膏肓矣。故凡所著書。自大學偶言而外。若螺江日記。都江日錄。諸種。皆參稽群籍。辨析異同。其學之博。識之精。視古之名卿大夫。有過之無不及也。然則性道文章。微先生孰克合而爲一哉。夫君子道積而文光。學者即當因文以見道。錦於先生景仰數十年。乃今得登其堂。窺其言論丰采。且徧讀其書。可謂厚幸。

然而甫承提命。即欲旋遠行。師範當前。卒不獲償夙願。豈真有數存乎其間耶。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自今取是書手錄一編。朝夕諷誦。以庶幾見道之一時。或無負先生之拳拳之意云爾。乾隆十二年季春望日。

○
兵鏡備考十三卷附孫子集註一卷兵鏡或問二卷

皇朝濠梁鄧廷羅偶樵著澤州陳廷敬序曰鄧觀察偶
樵著兵鏡書成余得寓目焉因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
帝王將相之權輿而古今成敗得失之林也兵事云乎
哉夫易地水之卦曰師彖曰貞曰剛中曰行險而順爻
於師出曰律師中錫命曰懷萬邦師進曰執言師退曰
左次吉无咎曰丈人帥師曰長子剖符封功臣曰開國
承家邱甸井牧之制曰容民畜衆聖人之於兵事蓋若
斯之慎也三代後談兵家輻輳蠱出矣然大要折衷於
孫武子若夫尉繚李靖之言校諸十三篇猶拾潘也偶
樵讀書破萬卷他所論著膾炙海內已久其於孫子章

疏而句釋之。翼以備考。參以或問。工良心苦。非爲孫子也。以云鏡也。夫盈虛消息。循諸天道。山林水澤。因諸地理。虛實順逆。度諸人情。遲速取舍。揆諸事勢。如是而得。如是而失。如是而敗。如是而成。上下數千年。若列眉而指掌也。昔陸子新語。賈山至言。崔寔激昂於政論。嚴安徐樂之屬。慷慨於對策。要皆兢兢於當世之鏡云。是編也。標本具舉。洪纖兼該。後先相望。將無同乎。吾於是而知偶樵之深於易學矣。

同邑周于漆萬峯序曰。余與偶樵生同里。長同學。宦遊京師。常同邸舍。故天下之知偶樵。未有如余者也。偶樵世爲江南大族。自其先人以來。家多藏書。交友多天下

奇士。江南俗柔緩。而偶樵獨慷慨倜儻。以氣自豪。居常落落有大志。語及古人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輒揚揚着宇間。若將庶幾遇之。視世俗章句儒生。無足當其意者。往侍從中秘。常奉命視師閩海。當是時。海島中縱橫出沒。尚有如漢初田橫者。及急。偶樵倉卒脩戰具。料丁壯帶劍登陴。執枹鼓督戰士。士呼聲動天。無不一以當十。諸將人人震恐。無不受樣樓節制。樣樓者。漳城要害。而偶樵身當矢石處也。是時周櫟園觀察亦在師中。及賊破而城以完。偶樵推牛饗士。而飲酒賦詩談笑如平時。櫟園曰。微公寧有今日。於是退而告人曰。若偶樵者。使得建牙仗鉞。爲大將軍。戰勝攻取。萬戶侯。何足道。

哉。蓋偶樵之將略如此。偶樵談兵獨喜孫武子。常曰。善用兵者。殺其士卒之半。著書亦然。誠得武子十三篇神而明之。方行天下可也。惡用彼紛紛諸家爲已。乃取孫子書。芟繁去複。訂其訛。次其淆亂。更摭拾古人攻戰創守是非成敗已事。條分縷析。勒成一書。顏曰兵鏡。余讀而壯之。因憶偶樵少年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事。使天下讀是書者。毋謂偶樵徒託諸空言可也。

續自警編十六卷

明金谿黃希憲毅所纂。宋趙善璫有自警編。此採其未備者。及近世嘉言懿行。以爲之續。大率以明德新民爲綱領。首卷諸儒通論。末卷適志類。自序在萬歷五年任嘉興知府時作。後爲湖廣按察司副使。觀察辰沅。故衡州有刻本。

○
居易錄三十四卷

清新城王士禛貽上著。自序曰：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列諸書為洞冥摛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漢所紀述，識小者鈎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為漢書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已來代有之，尤莫盛於唐宋。唐人好為浮誕艷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裁焉。如王明清揮塵三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屬是也。予自束髮好讀史傳，旁及說

部聞有古本為類書家所不及收者必展轉借錄老而不衰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間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得二十六卷目曰池北偶談南海之役哀道路見聞別為皇華記聞四卷康熙己巳冬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

天子憂勞為罷元正朝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命大司農禱雨泰山余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為三十四卷憶顧況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書予仕宦四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蒙知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為工拙也取

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硯北雜錄十六卷

皇朝大興黃叔琳崑圃輯盧文弨序曰晉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繆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此二人者以視曹孟德袁伯業之流則又過之矣載籍中如此者亦不恆有吾乃今得見之於崑圃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而知之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績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齊源淶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稷若

爾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驥之繹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副者適以憂歸。先生一人入闈。合通場萬餘卷。而遍閱之。初得任翼聖啓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分校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至今人士以為美談。噫。此非識之精。而心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心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而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心之虛為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竝其美也。今諸老先後徂謝。而先生獨歸然。

健在。優游歲月。日手一編。是諸君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殆編校。覘北雜錄。竟遂漫綴數語於其後云。乾隆十六年。

潛書四卷

皇朝夔州唐甄鑄萬著以孝廉為長子令寄籍吳下其
壻華亭王開遠梓以行世韓城張廷樞序畧曰唐君之
書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
乎其大與致良知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
儉棉桑樹牧富民為先視蘭陵果於大言穿蠹聖人之
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俚談近事皆
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覆如列子御
風翩然騫舉又如淮陰將兵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
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
無疑康熙四十二年

吳江潘耒序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無立言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膏懷。不做繩削。而氣充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樸。損勢益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為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資之深。故信之篤。蓄之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倣作。姜蕙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先生蜀人。父亨。予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齋志以沒。家族燔於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壻。

裒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文昭案其書頗似先秦諸子。唐君為令十月而罷。有田四十畝。慮不給。則賣之。而使僮賈。旋盡喪其財。且速訟焉。至屑糠覈以食。其窮甚矣。書中有慨乎交道之鮮終。而猶冀有人焉。謀其衣食。助之祭享。為營似續之計。情殊可哀。然其學尊陸王。而固伊川。毀嚴光。固未可為持平之論也。書凡九十九篇。

湛園札記四卷

皇朝慈谿姜宸英西溟著自題曰余本題札記淮陰間
徵君乙之而改為劄字其多聞而直諒類如此按爾雅
釋器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春秋傳疏云簡札牘
畢同物而異名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
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書之於策又
云小事傳聞記於簡牘簡牘即札余所記者大抵多小
事傳聞而一行可盡者故取名以此劄之與札義雖通
用然劄子古人頗用以奏事註疏家未嘗及之兼劄記
名書古人頗多有余欲少異其字以自別耳故不從徵
君仍為札記辛未秋八月廿五日識

山居答問錄二卷

皇朝長沙古狂直民著錢塘馮景山公序曰雲容先生持其友長沙古氏山居答問錄二卷卷各十八篇示予且索予序予卒讀其書而善之古氏名狂字直賴民蓋出漢孝子古初之後隱居樂道家於安化芙蓉山之陽是錄則皆其從游學徒疑而問問而辨發古人之遺言而出己意以析衷析義考制胥合於道者也言典而醇閎實而不浮近時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踈爭事俚緩誠有如梁簡文之所譏者得古先生之文以藥之庶其知返乎昔鄭康成答諸弟子問其門人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然他著百餘萬言達人頗譏其繁未若茲錄之簡括

也。而蘇明允謂揚子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此言良然。吾嘗謂君子著書立說必力為網維一世之風會。或開其先。或持其運。杜絕浮萌薄能之萌。貴以吾之文移易天下而不隨習尚移吾文乃可傳耳。王伯厚有言。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古先生是書可以比美中說而較勝於法言。今之輕才諷說之徒。欲求聞於世而中無所得。沾沾規撫震川之文。冀可掩其空疎者。何其多也。宜亟讀古先生之書矣。

權衡一書四十一卷

皇朝深澤王植槐三輯纂前有書意一篇。序其所以為書之意也。曰昔人有作書曰論衡。又有曰權書。衡論者。余初甚悅之。及讀其書。猶惜其一家私言。非能有以盡事理之變。而亦未探其本也。夫人生事物之來。紛投沓至。目有時不及瞬。心有時不及謀。非酌輕劑重。一一稱平而出之。則失之累黍。謬以鈞石。近或集譽於乃躬。遠且貽災於民世。經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傳曰天下之事。猶持衡。此聖賢之學。所必至。稱物平施為至也。余以為天下古今之故。萬有不齊。理則一而已。然不極萬事之曠。無以觀理。不參伍錯綜于古今之變。無以揆事。事與

理在髣髴影響之間。則亦何以使輕重不爽而銖兩之
悉稱哉。夫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而先儒以為制事
之權衡者。亦必曰春秋。然則聖人與權持衡之書。固莫
善於手所筆削之春秋乎。嗣是代有史。人有作。上之遺
言。往行。美不勝撝。次而野錄稗官。義可兼採。至於時勢
所值。淺深異趣。人有不必盡醇。事有不必皆馴。而博觀
約取。舍短用長。則舉古今來所為析難明之理。應難處
之事。燭難察之幾。發未闡之論者。無一不見。春秋之大
義。而事理之權衡。亦於是乎畧備矣。余嘗檢筭中所有。
擇其有關事理之實。足資識守而裨身心者。托始于獲
麟之經。而旁通乎古今之故。以為權衡之一書焉。視仲

任所謂銖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老泉所謂于此為銖
于此為石者。以今較昔。誠未知其何如。而矻矻孜孜。求
什一于千百。余之用力。亦少勤矣。嗚呼。二酉四庫。代有
聞人。然以上蔡之博聞強記。不免玩物喪志之譏。更如
明道之泛濫百家。未若返求六經之益。使但合兩分銖。
逐物求稱。而聞聞見見。罔知鏡已。則殉物之累。其與坐
馳者幾何。此余於仁敬兩言。所先取以立權衡之準。用
挈春秋之綱領也哉。至于年世可紀者。詳之不盡。知者
闕之。書之不能追其原始者。隨所見註之。亦竊附於郭
公夏五之義焉。爾。乾隆元年六月。

其目四十。曰求仁主敬稽古訂訛論世經國審權正

學崇識啟。悟脩辭審變。致果弘謨。救亂量入。篤棊飭治。貞守明義。砥廉用諫。慎獄敦厚。裕量治家。篤親慎交。肅神應天。辨妄任官。足民恤荒。因地詰戎。制勝擇術。樹型成教。其細目一百四十有九。每大目一為一卷。惟制勝分為上下共四十一卷。

○
晴川八識四十五卷

清錢唐孫之騄著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考定竹書十三卷二申野錄八卷枝語二卷南漳子二卷樊紹述詩集注二卷玉川子詩注五卷蟹錄九卷同邑沈繹祖序畧曰晴川孫先生八識書成問序於余予竊自愧何能序先生之書。弁陋少文。一也。學殖荒落。日負初心。二也。杜門索居。聲不出閭巷。三也。矧先生所為書。上溯隆古。下迄近代。鎔鑄經史。網羅遺軼。自天文地理。山經水注。邑乘稗官。灾祥得失之故。與夫專門名家之業。以及鳥獸昆虫草木之微。靡不攬其菁英。通其條貫。大者可裨政治。正學術。馳騁文園。猶能使後生餒枵腹。潤枯

毫噓寒谷而躋之春臺也。而又奚藉余汗漫之卮言為
頤子習知先生舊矣。當其少壯志盛。鯨鏗虎躍。行文落
落有奇氣。世方好筭。而先生鼓瑟。喔咿嚅唳。咸指目
先生。然先生獨出蒙輪。以當一隊。未嘗不植幟先登也。
嘗請業同里者。舊陸梯霞先生。則已都其弟子。陸先生
特器重。弗以弟子禮視焉。太史西河毛公。聞先生名。願
與交。時折角諤諤。抗論毛公為之心折。先是學使者晉
江鄭公。拔先生歲試冠軍。及按甬江。延先生與偕。品題
甲乙。皆當鄭公意。甬江士子亦至今稱之。鄭公從容語
先生。以子之才。盍走燕臺。游諸名公卿間。當必有知子
者。先生遜謝勿往。益肆志於古文之學。今所傳八識者。

先生晚年之書也。自古才人不得志於時。未有不著書
以傳於後者。若致虛守寂。欺世盜名。雖有述無取焉。多
聞見以為學問之資。聖訓可徵也。六經三史。先生根柢
在是。以傳註大備。無復申言之。猶前志也。伏書大傳。竹
書紀年。幾逸僅存。抱殘守闕。二千載鮮有是正。非先生
輯而完之。註以詳之。世之知此二書者固少矣。二申野
錄存有明三百年文獻之遺。備昭代三朝史館之選。
其在斯乎。南華寓言于大椿。離騷寄情於芳草。枝語近
之。君謨渡江。悔讀爾雅不熟。蠓錄九卷。抑豈苟作者哉。
凡此皆所以抒心得。廣異聞。南漳子一編。則志所見也。
至三唐藝文。獨註樊紹述。盧玉川二家。何也。樊辭必已。

出不肯隨人步趨。盧詩與艾怪偉極其豪氣。直欲探天
根躡月窟。讀者皆苦其艱深。莫肯措意。先生為之句櫛
字比。引諸康莊。益以今世有揚子雲自期。且俟後世復
有揚子雲。其知我亦若是而已矣。余非能序先生之書。
然獨悉先生生平無他嗜好。擁書數萬卷。手不停披。雖
祁寒盛暑。罔少間。願告諸承學。弗徒侈先生聞見之博
而已。當思其多文為富。涵蓄萬有。可以信今而傳後者。
用力之勤如此云。

經籍會通

史書佔俾

九流緒論

四部正譌

三

墳補逸

二酉綴遺

華陽博議

莊嶽委談

玉壺

遐覽

雙樹幻鈔

丹鉛新錄

藝林學山

胡明瑞自序經籍會通曰。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
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
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修。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
澤九流。紬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
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所撰造比迹黃虞。惟是經籍
一塗。編摩尚缺。驟以義非要切。體寔迂繁。筆研靡資。歲
月徒曠耳。夫以霸閏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忝
竊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述鴻裁。彪炳

宇宙而勝談冗輯濶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柅藻稍銓梗槩。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嘖笑。抑以為博雅之前驅云。

自敘史書。佔俾曰。余少而好史。佔俾之暇。有槩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駸駸數十百條。己丑北還。養疴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顧向篋中。塵壒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嚙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砥砩。千金敝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為四篇。內以辨體。外以辨時。冗以辨誣。雜以辨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子輿氏之辨。弗得已也。子是之辨。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

母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以答。因題曰。史書佔俾而藏之。

自序九流緒論曰。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宗其旨。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竝軼弗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辨。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叙次其源流。而叅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於二家之弗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銓釋辨難之田。以舊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攷。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復稍

傳諸作者履歷之聚會為一編時自省閱述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尊詞片藻品隲尚繁。并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笑於大方。己丑北還。卧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摭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剞氏。脩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

自叙四部正譌曰。贗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託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十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傳於世。安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銜奇之夫。往逞驟揭而深信之。至或

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眇淺也。余大為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偽。例為一編。後之君子。欲攷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即我知我罪。非所計云。

自叙三墳補逸曰。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叙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固可疑矣。况乎隋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于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粗。文無踳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于春秋。戰國。燼于秦。軼于漢。顯于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蝌蚪。其出邱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鄆

而說之。凡以強之于墳。亡弗恠也。盾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偽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祈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竊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于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偽者。奚不可也。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亡有弗悖之。願余之所槩于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

自叙二酉綴遺曰。周穆王藏異書于大酉山。小酉山。此二酉之義。所由昉也。儒家者流。求其地而寔之。故荊州記有小酉之穴焉。道家者流。侈其地而名之。故洞天志有大酉之文焉。而摠之皆亡當也。夫穆天子駕八駿。驟

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閭風縣圃屬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梁湘東之聚書。而二酉徵于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酉冠于編。自余不佞之搆山房。而二酉顏于室。夫以方丈之室。數乘之書。而竊比乎崑崙閭風縣圃之藏。即余之亡當弗尤甚哉。夫蛙之陷井也。而海蝨之禪也。而九州其海九州則非。所以為海九州則是也。况宇宙之大。非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方丈之室。而當乎崑崙閭風縣圃也。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者。因以讀于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并著其說焉。

自叙華陽博議曰。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

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于周畢方弗集于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麤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虫魚偶合而流徽龍耀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迺恠力亂神咸斥弗語。即并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槩有數端。命去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數名實刻浮夸黜奇衰獎閎鉅擬遺逸。挾隱幽權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

自叙莊嶽委談曰。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止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所塗說。其言之尤邇者。廼糝糠瓦礫。至道之精奚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瓌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齟齬天人。拮据古始。問閤耳目。或且未遑。謠謬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曰戾。取義曰清。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偽。泝溯本真。彙為一編。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諸齊東之野云爾。自叙玉壺遐覽曰。方丈之宮。周如聖焉。一闌如竇。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顏其楯曰玉壺。壺中空無長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卷。石羊生

既從赤松子遊。歸憩壺中。日嗒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即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駸識。自秦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由其道。願褰裳濡足于瀛海間。于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興。淮南厭次。以說張之。勾漏勾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瑤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麗詭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于大道。益之病靡濟。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瓢。其于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闕。又惡能鏡厥是非。第集其言。尤侈者。著于篇。以當臥遊。曰玉壺遐覽云。

自叙雙樹幻鈔曰。為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為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至於長生。由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即未能長生。而足以止擾於事物。苦空矣。即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為老氏者。之日支也。而神舉之說。長為釋氏者。之日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神舉。蔑繇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繇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眇矣。雖然。神舉輪迴。二者。鈞幻也。考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閭風之魏我。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止論幻。弗

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為好幻也夫。

自叙丹鉛新錄曰。楊子用修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埏。靡不該綜。即惠施黃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槩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剋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

成滇。罕携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徃哲。隻字中窺。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蓋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為執鞭。輒於佔俾之暇。稍為是正。獲天蠡海。正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為余屈其一指也夫。

自叙藝林學山曰。用修生平纂述。正憲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篇。則不佞丹鉛錄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亦間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

同續為錄。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哢哢焉。數以辨諱其後。後者起藉焉。子其窮矣。夫邱林學山而弗至於山。幾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茲藉手。而奚容目睫。諉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繫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道然聽哉。

名物類考四卷

明東郡耿隨朝著成基命序曰。滑邑耿敬庵先生。故閱覽博物君子也。起家進士。歷官薇省。秉憲三晉。所至有經濟名。而性獨嗜古。每公餘沐浴。輒鍵戶攤書。以述作自命。余生也晚。不及從先生遊。與其子茂才君相友善。一日茂才君手遺編來。謂余曰。先大人撰輯頗饒。皆未遑殺青。茲名物類考者。其一班也。敢晚足下序而傳之。以垂不朽。余敬受卒業。見其書起乾坤法象。迄本草昆蟲。其間若朝典家範。禮樂兵刑。經史騷賦之淵源。農工鑿卜之繁劇。靡不蒐索摺証。而詞無蕪漫。卷不盈帙。昌黎氏有云。紀事者提其要。纂言者鉤其玄。是集也。其庶

幾哉而坐是不能無疑於今之作者焉夫今代文章之
彥如林拔新領異削棘鏤冰若人人能至原本命物考
核名義流覽紀載而識其大博極群書而取其精則三
數公牛耳詞壇者亦謙讓未遑何也無其空虛之響易
扣按譜之曲難工故有所托而逃也耶耳食不察遂藉
口拾唾自矜懸解曰片言居要便足千古烏用是洋洋
纒纒目佃而意漁者為果爾則萍實楛矢夔龍羶羊之
秘怪夫子焉學而識彼經笥冊府五摠三篋皆屬駢拇
而徐劉白孔之集蚤當削黜於盛世矣善乎先生之為
足編也首言名物夫名物之不辨而矜新奇名義之不
覈而矜刻鏤譬則菽粟布帛尚未了了乃妄謂寶璣璧
而珍絞綃也將誰欺哉梓之以風士程實良有倣藉故
重違茂才之請而畧述其槩若謂寥寥數語比於玄晏
真足以不朽先生而托之遠則非余所敢承也

彈園雜誌

明吳郡伍袁萃著四明萬斯同季野曰甚哉伍袁萃之
妄也其樵志所載大要為辛亥京察一事耳辛亥之役
孫公丕揚為冢宰凡小人之號為宣黨崑黨者斥之殆
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有清譽應甲嘗
劾李三才袁萃深惡三才凡劾三才者皆稱之為豪傑
故為二人不平于察典既竣小人之擊孫公者極其褒
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毀自以為春秋之筆矣
迨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無不失身喪節如徐兆魁
邵輔忠徐
紹吉劉廷元及紹徽
應甲後皆入逆案而其所詆毀者獨能保其身名于
是袁萃之論不攻而自敗使其目覩魏賊之禍何待他

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言之不可易也。袁萃之爲此志。豈有意於仇君子。庇小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逞其胸臆哉。

漫錄評正前集六卷。別集九卷。畸集五卷。多集六卷。林居漫錄四集二十六卷。吳門伍袁萃聖起著。攜李賀燦然評正之。賀序畧曰。曩有客語予曰。子見伍觀察林居漫錄乎。余曰。未也。客曰。子擽吏部力攻去。欽留科道。察典遂稱完局。言行身黜。觀察且加貶焉。何可不一見也。余曰。有公論在。見之恐不能忘。不見正佳。已友人覓一部遺余。間覽一二條。大都以迂腐之識。爲頗僻之論。不惜覆醬餽。輒置之。今年春。客有以改本遺予者。又視昔滋多矣。適有句曲之役。携巾箱中。卒讀一過。則不覺髮上指。孫忠烈而訛其闇於識也。王文成而誚其拙於畧也。於忠愍而苛論其有三可戮之罪也。即唐之梁公。

宋之明道先生。類如貶詞。其顛倒當代。臧否之林。又無
論已。橫議一至此乎。錄中非無一二億中者。而刺謬者
十九。蓋其失有四。士君子持論貴平。乃憑愛憎為是非。
緣敬慢為毀譽。但知浮慕激亢之士。不難苛詆匡濟之
臣。盈帙無非邊見。其失也偏。宅心貴恕。乃指瑕并掩其
瑜。吹毛必求其類。褒未盡褒。而隨之以刺。貶之又貶。而
務深其文。滿腔皆是殺機。其失也刻。清畏人知。善戒自
伐。乃連篇累牘。非揚己以抑人。即借人以譽己。層見疊
出。大半鋪張矜詡之詞。近多刪之。亦有作於中歟。其失
也誇。義醜趨炎。語慚貢諛。乃勁貌媚腸。非攀附乎名流。
則揄揚乎當路。地方官長。摠獻保障。永藥之譽。去則削之。

於誼又薄甚矣。其失也諂。夫為偏為刻。忠厚長者之風
蔑如矣。為誇為諂。正直君子之操。又何居焉。觀察寧見
不及此。而媿媿不休者。若謂才識標格。具見斯編。藉此
為高名顯融之地耳。不知士君子所貴韞精韜采。如珠
涵澤潤玉。韞山輝。剖明月於通衢。銜夜光於朝市。則人
且魚目燕石之矣。亦貴幽襟遠韻。如龍潛九淵。鳳翔千
仞。暴鱗而騰躍。矯健翮而狂噪。則人且修蛇凡鳥之
矣。即有璋才琦負。雄風英概。亦奚貴焉。漫錄一書。大都
有虛抱而無實蘊。多感槩而寡道氣。欲以見長。適以見
短。為偏為刻。為誇為諂。著書如漫錄。正不見如無書之
愈也。客曰。漫錄類多謬刺。子有不盡評者。無乃反為橫

議傳信歟。余曰：舉一例百，其失可互見。客曰：子素長厚，漫錄之正，無乃隣於薄歟。余曰：觀察於古今名碩，橫肆譏彈，余為一申其憤，不亦可乎。且據錄評，初無苛論，正其所毀而不正其所譽，但白厚誣，不嫌虛美，間有格言，輒加讚許，倘所稱正直忠厚，兼之非耶。近見南北兩給諫，論刺觀察，觀察不勝憤，著有辨誣益罪諸篇，嘵嘵置口不休。觀察信耳為目，用舌為筆，舉端士勞臣，其所詆誣者不少。人獨堪之乎，而不憤憤如觀察乎。觀察嘗欲駁正支司理二隱史，當不怪余之評正之者。夫司理之史，與觀察之錄，其是非頗僻等耳。司理以京察就間，人不重其言。觀察以投劾釣譽，其議足以簧鼓天下，故錄

其原文，并改本前別時多凡四集，一評正之，使後之人畏人之議其後，庶幾知所忌憚，無復有橫議如觀察者。於世風或不無小補云。

駁漫錄評正

萬季野曰始伍袁萃爲林居漫錄而賀燦然駁之曰漫錄評正袁萃又取評正駁之曰駁漫錄評正已而燦然復取袁萃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皆爲之刊布焉事起於袁萃之譏燦然而燦然爲之報復耳吾謂袁萃之乖僻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挾忿詆評亦不足爲定論也蓋萬曆己巳之春少宰楊公時喬總憲溫公純主京察于是臺省之爲權門効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留之察疏久入而不下一時諫者反爲謫降燦然以銓部郎繼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燦然方以此舉爲名高袁萃于漫錄中謂其疏既攻被察者不當

復攻主察者譏其丞相臣風旨于是二人之隙遂不可
解而彼此訐發幾如兩造之訟夫燦然心術固不可知
然彼既建言被斥則雖有他過亦自可畧乃袁萃必欲
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
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大夫縱使褒
貶盡當亦不免當世之忌况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
乎宜其爲人詬厲也然則爲燦然者固失之于逞憤而
爲袁萃者亦無輕于著書哉

鄙見日鈔八卷

明金華戚雄世英著郡志曰戚雄字世英昂之子正德
辛未進士令建陽約己愛民植良翦惡置學田以優士
減支應以節財建人德之祀名宦祠既調南海剽煩尚
簡擢南道御史巡江聞寧藩變起亟如儀真調兵要害
爲防守計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無所顧恤迄逆賊就
擒始解嚴又奏免代差南京守備太監及條處河患疏
運道足邊餉等五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疏劾李福達
之兇焰郭勛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事載欽
明大獄錄氣節表著士論避之平居不妄談笑銳意文
學迨易箒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鄙見

日鈔發賢文軌書行於世。

子憲跋云先公以直道忤時。蓋退而家食者歷十有七稔。讀書寡過。日孳孳焉。每有所得。輒筆之於簡。而是編其一也。憲年耄。悵容聲之既遠。幸手澤之猶存。謹類爲八卷。用鈔諸梓。嘻。折衷羣言。雖所見或不盡。諧世俗。然弗敢詭於大道也。鑒亮而訂正之。是所望於後之君子云。萬曆戊寅。

警心類編四卷

明新建張位明成著。序曰。嘗聞聖人之道尊。而誨人者常自卑。旨趣精深。而誘世垂訓。雅從粗淺。蓋性命條貫。初無高下精粗。乃上哲少。中才多。資性攸入。竟因漸近而通。是以聖人洞原旁燭。見則無二。教則有階。道固當爾。譬登臨者。家世林壑。隩區山水之情。不得於跬步間。而徒侈五嶽。馳四溟。若其忍餒而推壺飧。希炮豚。暑裘却締。須埃五銖。綃縠方御。世謂之智。吾不信矣。夫道離日用目前。且將奚適。奚庸。彼曼衍窮年。徒取驚世諛聞。及端拜而祈所嚮。退省而按所副。了不關涉。謾曰語功用。便墮二義。斯義也。無乎不在。蓋其說爲說甚精。不可

指議而去之也。益遐是曰說鈴。是曰畫餅。噫嘻。甚無用此爲也。余悲之。余性闇篤。見局井蛙。苦心學道。冉冉扞格未臻。融朗深境。世之稱廣博君子。徒欽之。未敢晞也。第與二三同志共進者。取益身心。日用亟采。下帶之存。用藉書紳之警。其所編類。種種具矣。乃惺菴宗文。一見劇賞。而缺之淮上。閻司紹容張君。雅意好文。復請缺之。以廣同好。更屬余敘其故。余曰。世之好大者。盍古是鑒乎。昔夫差謝申胥良諫。遠踰江淮。欲得齊國。而有之。石田未耕。而姑蘇之臺已沼。秦政雄視遠畧。卒聽謀臣。雖計從事韓魏。以親中國要樞。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然混一竟就。蓋事有不倫。而意實相類者。可謂胥

睢爲人謀而不忠者耶。且褐布縕袍。賤子所安。曝背美芹。野人是獻。儻王公大人厭綺飫膏。有取於朴陋而甘之。未必無助。夫天下事至下下者。每類至上上者。厥迹易混。非明靡辨。余無暇爲世間辨。或有擊節於斯言哉。洪陽居士張位題。

文弢案其書以懲忿窒慾慎言語節飲食爲綱。而刺取諸書并老釋之言。以演暢之。其餘大半皆閑適語。以之消遣日月者耳。

古言二卷

明海鹽鄭曉澹泉著序曰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攜至百可園教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授兒曹子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忍失此身哉嘉靖乙丑

祝子罪知錄十卷

明吳縣祝允明希哲纂自序曰允明異夫近代學士辨之弗明徃徃視古人臧否事爲應趨背勸懲每至朱紫易采土炭倒衡非盡由其不思抑黨同比周迷棄本情怵勢以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攬好惡必察平心反覆羣而不黨姦醜旣辯予奪皎然其間慕善若懿親疾姦猶至仇烝民秉彜迴鑒卽得何必強抑皇畀偏逐時情者哉然以爲至當無二未決諧否期就有道積久弗露今焉日月逝矣河清幾時一日翩然取一二大者發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徃昔譏評懸符鄙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頗條撮梗系而輔之然斯本自心師非勞旁啓故

時復爾弗藉繁援又如朝章風草理絕從違世務蒿昧
談非容易不忘言者具在通雜二篇余有子通茲亦不
及噫嘻是耶非耶我不敢知蓋宇宙茫茫終歸腐亡聊
自信以行志無論知不知毀譽禍福雖然將怒罵者滔
滔焉亦聽之而已矣

孟子及伊川考亭皆在所刺而以世人之論李陵宇
文虛中謂梶迹不原其情諸所予奪亦多不當

見聞雜記十一卷

明吳興李樂彥和述著自序曰先輩有言文章不關世
教雖工無益旨哉言也本朝人文至嘉隆間而最盛然
於世教未知皆能有關乎否雲間董漸川先生輯有古
今粹言以悟立保嗇達生景行分類而鄭端簡公今言
則自洪武以至嘉靖文獻大要具矣二書命名雖異其
有關於世教非小一也不佞每卒業不忍釋手奚容有
所取捨其間顧自七袞以後目力漸昏苦於徧閱乃即
生平所樂而玩者節取百餘條以供晚歲溫習乃不佞
妄有所著雖嘗略及時事然非淪於鄙瑣即涉於憤激
自知罪不可逭第以刊本太薄故合二先生之言併為

一帙敢云僭附二先生之後以狗尾續貂也哉曰雜紀者時有先後爵有崇卑事有鉅細皆不暇詳訂次第特據所見所聞漫書之爾萬歷辛丑歲

夏燠撰傳畧曰先生姓李諱樂字彥和別號臨川其先世有宗泰者自松陵贅青鎮遂爲鎮人籍桐鄉先生生而簡重雅不好弄長出就傅益嗜學彌篤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先是署府別駕仝公夢一莪冠而衣錦雞者詰朝先生進謁宛如其夢人以此卜貴徵云嘉靖乙卯舉省試罷公車肄業成均惟時與海內名公遊出一庵唐先生門下爲入室弟子若靜臺杜公兼山范公咸器重之未幾而思椿公家居病且革時司成孟河馬公董監

事敷教嚴重先生不以告輒倍道馳歸侍湯藥者匝月而思椿公卒馬公亦以此諒先生孝置勿問也戊辰成進士起家新淦縣令淦故江右瘠邑當孔道重以前令相沿失政諸務廢弛先生下車一切釐飭時以激揚寓撫字或戴星視事或秉燭爰書裁削不急之務者十有其七初至庫金纔數百耳積至末年而十倍之先生爲政主以節省惠民以故民蒙實惠弗令吏胥得以舞文乾沒也鄙將軍部兵於前途所在標掠城門晝閉將取道於淦淦人心悸先生僅僅致廩餼給帳具而已鄙自愧慚勒所部前去嗣是有後先生理淦者雖旣去未嘗不思先生拜禮科給事中自念居言路慮無不矢心以

報上科場一疏。極論試官諸不法事。時江陵柄國。有不附己者。輒排去。而是疏尤爲翰林諸公所銜。并再疏擊一京兆。則又其倚江陵爲座主者。然弗能庇也。會以太孺人病。欲陳情終養。而江陵以自告疾爲諷。先生曰。吾豈戀一官。其以孤吾母也。歸而奉太孺人。優游潘輿者三年。比出。當事者陽爲補原官吏垣。而實以素所目懾。故擠之。出爲福建僉事。先生復夷然曰。官守言責等耳。若者爲吾任。若者非吾任乎。備兵延平者年餘。改分巡福寧。春秋閱兵。畧壘。所以覈兵實。減供具。大約一如爲令時。督撫楚。伺耿公。嘆曰。天下有痛惜民膏如福寧道者乎。隨減軍門供用者十之四。閩有參戎呼良朋者。於

諸弁中最驕悍。難制。獨一當先生。則懼服。不敢動。署離州二十里而近。故事移福寧。丞居之。先生曰。丞居州則近州。舍而別處。將何事。不可擅爲。民其憔悴矣。卽撤丞還州。著爲令。居無何。陞江西東河道參議。間道奉太孺人就祿養。尋以太孺人思故里。乞致東還。蓋先生所重在嗣息。而又以孺慕太孺人爲念。故入而出。出而復請以歸。居恆嘗自歎曰。不孝之人。沒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則先生之心滋戚矣。奉養太孺人。盡歡。旣考終。合葬。歷十餘年。薦剡凡數十上。起廣西參議。久而不赴。控辭復予告。尋起尚寶司卿。不赴。已推太僕太常少卿。皆未下。而先生老矣。居之後。構一小園。顏曰拳勺。中結真隱樓。

爲登眺之所。往時鎮有烏溪九老社。先生復振起之。相與唱和吟咏。興到則招同社友。買小艇訪沈東臯遺蹟。自致政後。多閒居屏跡。不入城府。邑士大夫鄉飲。舉先生爲祭酒。不再赴。餘惟答拜。僅一往。辭色無所卑屈。望之。毅然有先輩典型。歲時伏臘。薦享虔肅。不沒恩。不捨善。敦睦宗姻。蒙舉火之惠。矜恤孤寡。殫賑錫之仁。人有緩急。亟爲解紛。事有不平。慷慨代理。鎮故有鹽鋪戶。領役者多破家。以鹽金重。船值尤重也。先生力爲之鳴。當道寢其役。鎮賴以寧。先生才不竟於用。經畫措注。復時見之於鄉。方試政時。部尚書南宇高公性簡重。慎許可。獨矚目先生。骨氣凝厚。異日可建大事。比入諫垣。而中

朝一二名卿偉人。咸嘖嘖兩諫疏。稱真諫議也。禾郡陸莊簡致太宰歸。恆自訟曰。失推一李臨川。大欠事。因以囑代者。繼山沈公業。以直諫聲動天下。常自言得百沈。不如一李。而少松中丞。滕公亦曰。安得如李臨川先生也者。挺然自拔於風塵波蕩之秋。此必由師傅得之。已而詢知爲一庵先生門下士。嗟嘆良久。觀其自道曰。無心之失甚多。有意之惡不作。直己窺真心。自了之訣矣。所著有見聞雜記。拳勺園小刻。烏青誌。李氏族譜。如干卷。文質而理。讀者亦可槩其爲人焉。先生沒未踰年。而里中父老念先生不置。思所以羹墻先生者。爲立祠。尸祝同於畏壘。當道亦檄入兩郡鄉賢。年八十有七。以艱

嗣故。繼其季弟。斐子。過爲己子。

○于氏日鈔

明金壇于

穎長輯

序曰金壇于

穎長。舉進士高第。服官廉辨。聲跡茂著。益以其間。鏃礪問學。搜次古人嘉言善行。自事君立身。以至于居家養生。撮其精實切要。可以勵志而矯時者。手自繕寫。都爲一集。屬余序而傳之。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于裁割經史。訂駁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竝詣者之多也。鄭康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

不亦違與。穎長之為是書也。退而自居于述。述而識其
小者。擇其善者。以附于古人座右。自警之遺意云耳。穎
長之所存。固已遠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荀卿曰。學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數有終。若其
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
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童而
習之。窮老盡氣。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
壇宇之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
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穎長之書。如取韋弦。
如佩鱗。決以古人師我。而不敢以我評古人。溫溫恭人。
惟德之基。穎長之進德修業。未可量也。吾以此書徵之。

矣。穎長宿承家學。年力富強。其仕與學益進。其書亦當
益富。余少而失學。今老矣。穎長幸時有以教之。俾得以
燈燭之末光。師古人之老學。則余有望焉。

誠意錄

明東平宋

鹿游著

序曰自古聖

賢豪傑調御萬物。酬酢萬事。經世出世。無不以誠為本。誠之為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石。格豚魚。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誠神幾。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相謾。形影相誑。為臣則欺君。為子則誑父。為友則賣友。玉表而珉中。旣言而蠟貌。此其情偽。不可以掩一室。其聲光。不可以襲終朝。而況宇宙之大。終古之遠乎。三代以降。經世出世。疑鬼疑神。莫如漢之留侯。唐之鄴侯。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隣庶。顯默難究。當其博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

族爲韓報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鄴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嘗。朝披一品。夜抱九仙。史家疑之。以爲誕妄。然其處元肅父子。披誠獻納。撐柱于社稷。板蕩羣小。冒忌之時。雖得肥遁。衡岳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余讀而感焉。公少而好道。游五岳。訪七真。青鞋布鞵。縱浪雲水間。二十餘年。乃以尊人之命。勉事科舉。雖官華廡。履繁劇。登真度世之侶。晨夕往還。飈輪鶴馭。徙倚于戶庭之際。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其所著錄。指遠而詞文規圓。而履方。經世出世之指要。約略具是。大指則誠意盡之矣。公起家

爲郎出守。不以一介入筐篋。不以一錢充苞苴。惶中五涼。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刻畫。已已入援枕戈于泥濘水草間。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破三城。殺寇過當。不汲汲自明。曰聖明知我。我當爲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與或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曰。惟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孔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崇禎丁丑。

○讀書隨記一卷

讀書續記一卷

疑明人著。序曰：余質最鈍，掩卷輒不復記憶。然舍讀書無以為樂，容膝之室，終日兀坐，披覽不倦。間有所觸，則記之於簡，以備遺忘。非經史弗記也。或總其大意，或就字句訓詁之。或援引史文所載一人一事而討論焉。要在獨伸己見，求其義之所安，不敢別生創解，亦不敢苟為附會也。興之所至，筆亦隨之。為得為失，一聽之罪，知者而已。湖上逸人書於三十樹梅花小閣中。

見解亦醇正。後有讀書剩語，係詩賦。此刻本與晁具茨詩箋註者相似。彼稱亮甫，剩語稱逸老。殆即是一人。其名俟考。

醒心筆談二卷

明吳姚光祚。眉昌輯歸子顧序畧曰。姚仲子束髮而喜古文辭。所緝書前後集若干卷。家傳而戶習之。且列之御藏書樓矣。既為國子先生。復探頤頽。擊指腕。談說生平。指示迷謬。作筆談數篇。為一世振鐸。匪獨醒自心也。既而出補上谷郡丞。

又有李振玉序。當湖馬德灃跋。所錄多清言格論。亦時雜以俚歌及二氏之說。

續志林一卷

明義烏王禕子充著。序曰：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脩氏、曾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

松窗寤言

明相臺崔銑子鍾著序曰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侄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日閱歲十有五稔載列窗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從談得數章取諸考盤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亡因襲粵若是非俟哲人正之

未齋雜言

明臨川黎久著序曰予屏居京師以天下事物之理多有可疑故每欲求益於人然未及終篇今欲易其未安補其不足而未暇姑存其畧

農說一卷

明 馬一龍著序曰孟河子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
第一義也家貧親老屢疏乞恩侍養歸而無所取備以
供甘旨上負吾君下負吾母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
昔吾有先君大艱外兄史玉陽氏及二揚子憐吾貧助
之金帛百餘不足復繼之粟及是捐其償乃與田老講
求資身充養之計衆指荒蔓一區曰是田也統順至於
今不畊民以賦稅累而逃亡者殆盡得是可畊亦可富
矣衆爭歸之罄將前玉陽所遺物易大武十元約傭畊
者各取田收之半一歲盡墾而大有獲焉日共諸傭在
畝畝視其所爲則皆農也視其所爲事皆非農者也農

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
他圖。賈人之利率。爲世途閭閻之間。力倍而功不半。十
室九空。知道者之所深憂。就田廬作農說一章。以示傭
之人。書生言過文。致逐條更爲詳說。好事者多求索書。
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於農者。

茶譜一卷

明吳郡顧元慶著。序曰。余性嗜茗。弱冠時。識吳心遠於
陽羨。識過養拙於琴川。二公極於茗事者也。授余收焙
烹點法。頗爲簡易。及閱唐宋茶譜茶錄諸書。法用熟碾
細羅。爲末爲餅。所謂小龍團。尤爲珍重。故當時有金易
得而龍餅不易得之語。嗚呼。豈士人而能爲此哉。頃見
友蘭翁所集茶譜。其法於二公頗合。但收採古今篇什
太繁。甚失譜意。余暇日刪校。仍附王友石竹爐卽苦節君像
并分封六事於後。重梓於大石山房。當與有玉川之癖
者共之也。

○效顰集一卷

明秀水參政黃履素夫人沈紉蘭閑靚著其仲女黃雙蕙字柔嘉端麗娟靜亦能詩年十六歲卒

列朝詩傳曰黃恭人沈氏名紉蘭字閒靚嘉興人參政黃承昊之妻學士洪憲之媳也其詩有效顰集仲女雙蕙字柔嘉髻年禪悅絕意家室嘗誦經聞鳥聲有詩云迦陵可解西來意又報人間夢不長年十六而卒參政從妹淑德字柔卿猶子茂仲婦項孟暉皆有集傳世彤管之盛萃於一門亦近代所未有也

裁雲草一卷

月露吟一卷

明秀水項蘭貞孟晚著其小姑黃淑德柔卿詩亦附見焉。列朝詩傳曰：蘭貞字孟晚，樵李黃卯錫之妻。柔卿之姪婦也。歸卯錫後，學詩十餘年，多與柔卿唱誦。有裁雲月露二艸臨汲書一詩，與卯錫訣別曰：吾於塵世，它無所戀，惟雲露小詩得附名閨，秀後足矣。其自贊画像亦云：蘭貞嚴于教子，羈貫訓誡如成人。今其子解元孟灑，有聞于時。

柔卿黃學士介弟之女士人屠耀孫妻。

○ 婺泣集一卷

明婁東沈承妻薄少君著列朝詩傳曰少君妻東人秀
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天薄為詩百首以弔
之踰年值君烈忌辰酌酒一慟而慟絕

○ 紉蘭閣集八卷

明閨秀方孟式如耀著。列朝詩傳曰：方氏孟式，字如耀，桐城人。父大理卿大鎮，第兵部侍郎孔炤。山東布政使張秉文舍之之妻也。志篤詩書，備有婦德。年二十餘，無子。爲秉文置妾，舉三丈夫子。崇禎庚辰，舍之守濟南，死于城上。如耀戒侍婢曰：事急，則推我入池水中。城陷，臨池慟哭。趣呼侍婢曰：推我推我，遂墮池水而死。有紉蘭閣前後集八卷，舍之舉萬曆庚戌進士。同年生閩人孫昌裔，翁爲樞，攜家長安邸中。孫之婦鄭翁之婦吳，皆諳文墨。承平多燕，女子從夫宦游者，歲時伏臘，以粧妝花勝相詒。而三家婦獨以篇詠相往復。如耀繪大士像，得

慈悲三昧。兩家皆藏棄焉。崇禎初。舍之官于閩。兩家婦
為如耀刻集。皆為其序。而翁婦吳序。其次集。劇談佛理。
以為文章。現世之佛法。能文之人。即現世之佛人。善文
之心。亦現世之佛心。金剛離一切相。況以無色界諸天
空定所持。猶作男子女人相乎。其文縱橫。辨博。殊為閩
房吐氣。吳名慧鏡。翁之女佩玖。婦曰蔣玉君。皆與校讐。
蔣有長歌題其後。此吾庚戌榜下一美譚也。

張文端英曰。集為陸景業鑒定。

文昭案文端於越州書肆得此集有丹鉛

經陸羽之句當是指所見本

清芬閣集七卷

明桐城閨秀方維儀著。御史火鎮女。母張夫人。維儀十
七適姚。十八守節。姊方孟式。序曰。皇甫多晏。隻語千金。
名公鉅卿事也。我輩嘯唳深閨。終日行不離咫尺。何足
當弁簡之贊。雖然。吾姊弟間。子墨倡和。可得而更僕數
也。憶吾姊弟稚孺時。從家侍御。遊天雄。及燕。侍雪而咏。
輒津津嚮林下風。歲月流易。分飛中落。備極斷腸之歎。
余幸托副笄車塵。女弟姚則已哀清臺而號柏汎矣。生
涯辛苦。賴有文史問難字。差足慰藉。乃吾女弟玉節冰
壺。加慧益敏。而不炫其才。居恆仰天曰。女子無儀。吾何
儀哉。離憂怨痛之詞。草成多焚棄之。偶一繪。施金相競。

炙莊嚴。卽沈閣弗錄。鄙爲末技。窺其學。不減女博士。祭酒。下上古。今。疊疊成章。偶示扇頭。衛楷永真。咸捧如寶。常諱之爲餘藝。嗟乎。阿妹墮體黜聰之意。固已遠矣。余抱病適志。小有積什。附遊豫章。閩粵山水奇勝。復納交名媛。印可以娛雕殘。顧當吾身。而令懷瑾握瑜。啖茶嚼嚙。藥之碩人。不顯於名媛。方幅哉。半百窮愁。空悲病草。發洪鐘而搥雷鼓。何忍須臾忘之。於是載其近編。用覲寤寐。其有名公鉅卿。流攬彤管者。當必擇琳瑯之一枝。存湘閣之班淚云爾。

列朝詩傳曰。方氏維儀。孟式之妹也。嫁姚孫際。再期而天。乃請大歸。守志于清芬閣。與娣婦吳令儀。以文史。代織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刪古今宮閨詩史。主于刊落淫哇。區明風烈。君子尚其志焉。有清芬閣集七卷。

吳令儀字棣倩。左諭德仲賓之仲女。兵部侍郎孔昭不率早也之妻也。其姑方維儀搜其遺稿傳世。

柳絮編一卷

明莆田黃幼藻漢薦著丰姿韶美年三十九卒咏夏景
云深院塵消散市火閨情似水淨妝奩綠池菡萏輕風
送獨愛香來爲捲簾

宋珏比玉作莆陽二婦傳一爲徐氏字澄渚俞氏紈袴
兒也抱賈大夫之恨時形筆墨其一卽黃氏云黃氏名
幼藻字漢宮莆陽塘下人蘇州別駕黃議之女林儀部
啓昌子恭卿婦也姿韻高秀少受業于宿儒方泰年十
三四工聲律通經史所著有柳絮編沉靜知大節儀部
歿傾家以事其姑所居不蔽風雨近戚罕見其面年三
十九患心痛誦殘燈無焰影幢幢之句而瞑生一子名

鍾愛東粵山水祝髮名海印亦能詩。

